

Clerks 與 ER

文／副院長 沈戊忠

近1年來，由於擔任副院長，參與了經營團隊，白天往往有許多會議要開，有緊急事件要處理，各科如有狀況，也必須去了解，而且經常有同仁臨時約我討論科部或個人的問題，種種行政事務確實令我相當忙碌。但是，每天不管多忙，我心裡一直掛念著兩件事，一是五、六年級clerk的教學，一是急診室的病患及辛苦的醫護人員。

在40年前我讀醫學院的時代，醫學系讀7年，只有最後1年在醫院當實習醫師（intern），那時候，沒有所謂的clerkship，本校甚至沒有附設醫院提供我們見實習的

機會。然而，當時我們都很主動，如果沒有課，就去鄰近的省立台中醫院、803醫院、空軍醫院、澄清醫院見習。我還利用寒假回家之便，在嘉義基督教醫院見習，暑假更遠赴花蓮門諾醫院見習，性質相當於現在的clerkship。

20年前，台灣各醫學院是將醫學系六年級視為clerkship，也就是在學校上課到五年級；六年級去醫院「見習」，只看不做；七年級仍是internship。

10年前，台灣醫學教育評鑑協會（TMAC）要求各醫學院讓醫學生及早接觸病人，由照顧病人中學習，因而參考美國

沈戊忠副院長是醫學生的良師

醫學院的制度，一、二年級在學校上基礎醫學，三、四年級就去醫院做clerkship，從這時起就要參與照顧病人與值班等等。台灣各醫學院在改絃更張之後，臨床課程的教學發生很大的變化，也就是一、二年級安排通識人文課程，所有基礎醫學要在三、四年級結束，整個臨床課程則於五、六年級在醫院完成。五、六年級雖然仍有上課，但經過壓縮，只保留一些核心課程，而且因為沒有期中考、期末考，部分學生可能不會那麼用功。

Clerks：醫界未來的希望，需要指引

根據個人觀察，現在的clerkship有一些問題：

1. 台灣的醫院人力不像美國那麼充裕，病患又多，因此學生在醫院裡是隨著一群忙碌的醫師學習，無法像美國一樣，特別規劃了一群醫師，把臨床工作量減到最低，以便全力帶領clerk。
2. 雖然所有的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在形式上都參與了教學，但其中不乏欠缺教學熱誠與教學技巧者，教學品質令人擔憂。
3. 對於學生的考評更是一大問題，因為主治醫師都忙，往往委由總醫師替學生打分數，沒有一定的標準，有時更隔了一段時間才憑印象補做成績記錄，失去客觀評估的正確性。

曾經擔任過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系主任及醫學院院長的我，對於上述現象甚為憂慮，更覺得有責任要以身作則地好好帶領

學生學習，加強他們的實力。因此在新制clerkship實施3年來，都是親自對clerk教學，除了上課，也帶他們看教學片、出試題考試、打分數、寫評語，期望這些年輕的醫學生能在短時間之內，學到照護病人時基本判讀影像學的知識。

ER：病人救命的門戶，需要支援

當了副院長之後，我經常在醫院各處走動，每到夜晚及假日，醫院大多是平靜的，唯獨急診室永遠是全醫院最繁忙，最像菜市場或戰場的地方，因此也是最令人心疼的單位，為什麼呢？

1. 醫學中心肩負急重症醫療的責任，而且是最後的後送醫院，一般區域或地區醫院經常把困難的病例轉診到醫學中心，使得醫學中心的急診不僅病人量增加，疾病的嚴重度也愈來愈高，醫護人員面對的挑戰之大可想而知。
2. 在門診，醫師看的多數是老病人，醫病關係很好；在病房，醫護人員也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和病人溝通；急診室就不同了，病人及家屬總認為自己的病情最急迫，最渴望醫護人員儘快幫忙解除病痛。醫師和護理人員不是神仙，沒有三頭六臂，無法滿足每個人的期待，因此在處理過程中，與病人或家屬的關係比較容易陷入緊張。再加上有些疾病相當複雜或嚴重，無法馬上有效解決，醫病關係緊繃，壓力也就特別的大。

因此在本院，各科部都全力配合急診室，例如成立「急重症小組」，可以很快接手處理嚴重外傷的急診病患，使急診醫護人員有餘力去治療其他病人。「胸痛小組」有心臟科主治醫師24小時輪流在急診室旁待命，當檢傷分類一發現是心肌梗塞、心律不整等嚴重心臟病人，他們馬上介入，發揮專業，搶救病人的寶貴性命。「腦中風小組」也在急診發現病人是腦中風發作時，立即出動，若是出血性中風，由神經外科醫師接手，進行手術治療；若是梗塞性中風，便由神經內科或放射科醫師設法溶解病人靜脈或動脈的血栓，使後遺症減到最輕。其他如骨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婦產科等，均有專人值班支援急診。

我是放射科醫師，放射科與急診的關係相當密切，急診室設有急診專用的X光機及

CT，即時提供影像檢查，介入性放射科的機動性也很高，隨時可以為急診病患做血管攝影、栓塞、引流等等相當於外科手術的支援，協助急診醫師處理很多棘手的疾病。

我個人不做intervention，但在放射科服務30多年，對X光、CT、MRI的判讀，多少比臨床醫師有經驗，因此總期許自己務必要將急診的檢查報告儘快提供急診醫師作為治療的參考。

我曾對急診部陳維恭主任說，有一天如果我卸下所有行政職務，最想當的就是急診放射科醫師，在急診室幫忙搶救緊急病患。救人於危急，把病人的生命從鬼門關口拉回來，對我來說，就是身為醫師最大的意義與價值。☺



忙碌的急診室